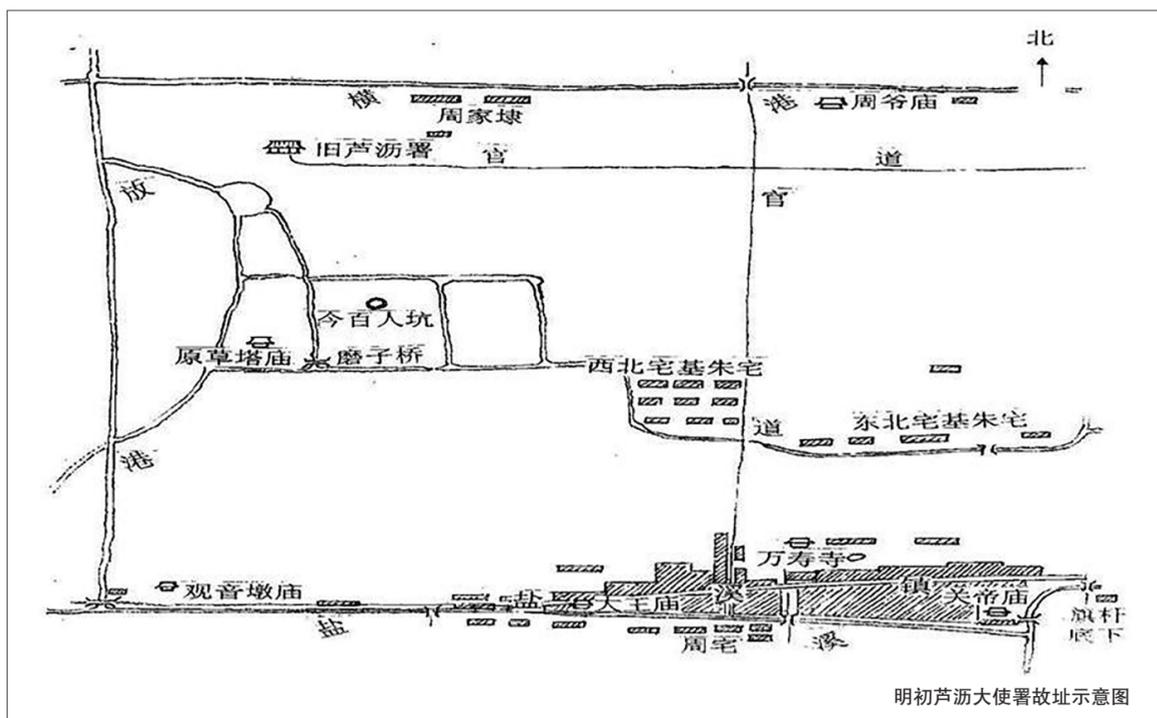


# 双红村曾经有个明朝的衙门

■ 黄伟慧



明初芦沥大使署故址示意图

和第八卷记载：嘉兴府时有芦沥、海沙、鲍郎3个盐场，其中平湖县的芦沥面积最大、灶户最多、产量最高。时有草荡1074.45顷，按每顷100亩计算，共107445亩；大小灶户10750户，年产盐7066.162引。按每引150公斤计算，约合1059.92吨。

明初芦沥场所辖范围东至金山界，与横浦场接壤；西至乍浦镇，与海盐海沙盐场分治；北至新仓与金山界，距运使署335里。全场将十二团改为十二界，盐衙设大使一员，管辖十二个团，分别是舒家团、平家团、吴家团、潘家团、曹家团、朱家团、钱家团、大江团、公治团、山东团和山西团。

明代后期，芦沥场属平湖管辖，其南为捍海塘。塘内逐渐被开垦种植，灶亭则聚集在塘外。明宣德五年(1430年)，从海盐县分出大易、武原、齐景、华亭四乡，建立平湖县。平湖建县后，芦沥场归平湖管辖。据明天启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：宣德五年，析芦沥场属平湖县盐课司，设官使二员，典史二名，工脚六名，总催一百二十名。额定灶户一千八百五户，当时实有一千五百一十三户。灶丁五千七百七丁，当时实有八千七百八十四丁。草荡六百三十八弓四尺二寸，海滩二千七百五十六弓三尺二寸一分四厘。灰场六百七十二亩，草荡十万七千四百四十七亩九分七厘一毫八丝。每丁可分得海滩三尺八寸九分八厘、灰场七分五厘、草荡十八亩二分二厘七毫四丝。

捍海塘始建于北宋年间，朝廷从新仓东约3公里的盐船河南岸，一直到现白沙湾冰厂桥一线筑起长塘，以抵御海侵。捍海塘又名护塘、河塘、湖塘、沿塘、小河塘、涨沙塘，长达十几里。其中，平家潭一段保存最为完整，高两三尺，底部宽七八米，最宽处的塘面可以“五马并行”。1970年前后，在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，捍海塘被夷为平地。

芦沥盐场的制盐方法主要有两种。清咸丰之前，以煮盐为主；之后，改为晒盐，这

两种均为传统制盐方法。盐灶因所处地段不同，又分为“水乡灶”和“滨海灶”。远离滨海的称“水乡灶”，靠近滨海的称“滨海灶”。本地煮盐以“滨海灶”为主，水乡灶户为滨海灶户提供柴火，或补充灶丁。由于灶少丁多，煮盐灶户需凭煮盐，工作十分辛苦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明初对灶户优恤甚厚，不仅提供草场以供樵采，允许开垦可种植的土地，还免除其杂役，另外发放工本米。若灶户犯死罪，可通过煎盐赎罪。清咸丰末年，浙境余姚、岱山盐民驾船携带盐板，迁到金山、平湖沿海地区晒盐，晒盐方法逐渐取代煮盐。清代乾隆年间开垦土地时，还能在土中翻见柴灰，由此可知此地明代都是盐场。据记载，明宣德五年，芦沥场还有芦荡(草荡)107000余亩，其中三叉河荡17174余亩，新港南荡21999余亩，黄姑塘荡10358余亩。

据清代高国楹所修的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：芦沥场在县之东北，坐落於东十九都东西区并二十都东西区。这里原本是斥卤之地，是亭灶聚集、煮海为盐的地方。此地有草荡、灰场、海滩。草荡用于刈芦，灰场用于烧灰，海滩用于煎盐。明代实行计丁授地制度，灶户以此办盐输课。后来，土地大多被开垦成熟田，煎烧所需物资多从南岸购买，荡亩也都变成了膏腴之产。民灶之间的售受契券称为佃，就如同军田之例。要知道，这些都是公家之产，灶户不能私自售卖。此地旧为十二团，后改为十二界，设置官师、吏役。清朝基本沿袭前代旧制，对灶户的征课较重。康熙二十六年，巡抚都御史金题奏明，将征课改归县征，灶户的困境得以缓解。但二十八年归县起征之后，又仍旧归场征收。四十二年，再次归县征收，芦沥场与横浦场均属平邑。雍正七年，总督尚书李卫管理盐政，将横浦场划归金山，芦沥场则保持不变。所有课项由场征拆，以便互相监督。现将本朝征解数目及场灶规制、巡缉事宜详细列于后。

据清代路霖所修的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：乾隆五十三年三月，李尧文履职情况如下：李尧文于五十三年十二月被委解京饷，五十四年八月回任，《王志》未记载此事，故予以补入。李尧文为奉天镶红旗人，《王志》记载为正白旗，有误。五十六年三月，李尧文署理三江场。巴哈布，奉天正黄旗人，监生，代理相关职务。四月，李尧文回任。七月，李尧文署理昌化令。方春澍，桐城人，监生，兼署横浦场。五十八年七月，李尧文补任将盈库大使。张友柏，宛平人，戊申举人。五十九年七月，张友柏署理广济库大使，后由方春澍再次署理。六十年二月，方春澍去世。周澄澂，峨人，监生，由海盐场调任。嘉庆元年四月，周澄澂送黔饷。李一元，天津人，监生，候补盐大使，代理相关职务。十月，周澄澂回任。三年三月，周澄澂送甘肃饷。张麟经，景州人，监生，代理相关职务。九月，周澄澂回任。六年五月，周澄澂送京饷。黄官本，江西新城人，己酉举人，试用盐大使，代理相关职务。十二月，周澄澂回任。七年十一月，周澄澂调任三江场。岳体仁，息县人，监生，试用盐大使，代理相关职务。八年四月，王殊温，宝坻人，甲寅举人。

为了保护盐利收入，历代统治者都制定盐律，禁止百姓私制、私运、私销。黄金台的《芦川竹枝词》记载了盐民生活的艰难：“村姑挑着卖盐篮，掩耳盗铃苦不堪。劝汝还家勤耕织，免教胥役虎耽耽。”此诗描绘了海边村姑因棉价低廉而去贩私盐的情景。在封建时代，官僚盐商把持盐政，村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贩盐，甚至要冒着被虎视眈眈的胥役抓捕的危险。不过，在过年前后的最后三天，会放开私盐买卖，不论船运还是肩挑，都任其售卖，这被称作“放生盐”。柯志顺、柯鼎群的《芦川竹枝词》云：“海滨丰歉岁时占，只喜今春米价廉。赢得年终三日利，家家快卖放生盐。”岁终三日开禁“放生盐”，一方面在歉收之年改善民生，让百姓过个祥和之

年，有利于社会安定；另一方面，三天的“放生盐”买卖，对政府的盐利收入不会构成太大损失。

芦沥场为江浙地区的一个古盐场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。场署先后位于新仓、盐溪、全公亭、白沙湾等处。元代设司令、司丞，明代设盐课司，清代设盐课大使，民国设场知事管理场务。清宣统三年(1911年)，芦沥场并入海沙场，后因管理不便，民国二年(1913年)3月复设。抗战时期，芦沥场曾被日军占领。1945年后，芦沥场被裁并，改设芦沥、海沙二办事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盐课之事由乍浦盐务中心管理。1950年，增建盐仓一幢。1952年，盐场停办。1953年，废除盐场，停止盐业生产，盐民转为农民，旧署被拆建他用。1958年，盐场恢复，盐课由县财政局接办。1963年，建立友谊、星华、全塘江、海丰、独山、包家埭6个队办盐场。1980年，盐场全部停办，至此，芦沥场数千年的制盐生产和盐课征收历史上画上句号。

旧衙之名由盐溪演变而来。芦沥场在盐溪设置250年，到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，场署迁到县治当湖南门(据清《平湖县志》记载)。“不见盐官旧衙署”，“旧衙”由此得名，并开始替代盐溪之名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，平湖绘制乡都区坊图，“旧衙”被列入图中，成为主要集镇之一。雍正六年(1728年)，平湖打破原有乡、都、区的划分，分东、南、西、北乡，按坊为庄。东乡二十九庄，“旧衙”是其中之一。

雍正六年，在全公亭所建的芦沥新署，在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因兵燹被毁。同治三年(1864年)，盐衙租用旧衙北宅基朱启仁老宅设立新署。《盐溪渔唱》第八十六首曰：新署犹传芦沥场，而今遗址已荒凉。场官家住农家屋，灶户依依话夕阳。

这首词描述的就是在旧衙北宅基租借朱氏老宅设置之事。因此，在清末，“旧衙”之名渐渐淡化，“衙前”之名则日益凸显，尤其在民国时期。从史料来看，民国三年(1914年)，平湖实行区自治会制，分四大区及四小区，四大区管四小区，区下辖坊。当时，新仓区辖衙前区，衙前区辖白沙坊、东、西旧衙坊、南、北放港及新庙坊。民国十八年(1929年)，平湖公布村里名，衙前区村里中有衙前里、西旧衙村、东旧衙村、旧衙村等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，平湖召开区划会议，决议新仓区为第二区，辖新仓镇、衙前乡、三叉河乡等。此后的十余年里，衙前乡名一直沿用至1946年。这一年，平湖进行乡镇归并，衙前乡并入三衙乡，但在三衙乡十保中仍有衙前镇。可见，民国之前始名衙前，民国时期旧衙、衙前兼称，至新中国成立前则完全专称“衙前”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盐溪地区虽历经行政区域的多次调整，但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却从未消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盐溪凭借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积极融入时代发展的浪潮。当地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与乡镇企业，古老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原先以盐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，逐渐向多元化转变，工业、服务业等领域蓬勃兴起，村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

从芦沥盐场的兴衰，到盐溪一带的变迁，这片土地承载了无数人的记忆与梦想。盐溪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更是激励后人砥砺前行、勇于创新的精神财富，指引着当地人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，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。

## 平湖习俗·喜庆俗

## 结婚

■ 张玉观 张金生

平湖民间结婚的当天，男家称作“好日”或“讨娘子”，女家称作“出门”或“嫁姑娘”。旧时结婚名堂众多，都很有喜庆的氛围。

### 花轿迎娶

结婚当天，除路远的用船接送外，一般都用花轿迎娶。过去家庭条件差距比较大，但就算家境差的也会踮起脚租个花轿，让新娘风光一番，也给自己脸上贴金。

抬花轿也是有讲究的，必须安排八个爹娘双全的年轻小伙，四个抬轿、四个扶轿，另外还要雇请喜娘，吹打先生、掌包先生等同行。起轿的时候要放火铳，迎娶的嫁妆船(也称“亲船”)同时出发，一路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凡。俗话说“轿子一上肩，不能歇一歇”，抬花轿是不能中途停停歇歇的，所求的是一路平安。

花轿一到女家，双方便要同时放铳，俗称“放对铳”。女家大门紧闭，这个时候掌包先生开始分喜糖和红纸包，趁小孩开门之际迅速推门进屋，女家赶紧泡茶招待。锣鼓手几次“吹哨”之后，喜娘便为新娘梳妆打扮。梳妆完毕，阿嫂喂一口长梗菜饭或一口糯饭，意为“长长久久”或“甜甜蜜蜜”。然后喜娘扶新娘到客堂间，新娘告别长辈，换上绣花鞋，由阿哥抱上花轿。花轿送出宅基后，由男方接轿，到了男方家必须从“青

龙头”(房屋的东南方向)进来。

结婚是大喜之事，正礼当然是必不可少的，旧时一般在80元到100元，另外还有谢娘礼，俗称“肚皮痛篮子”，通常是一块条肉。男女双方一般都要办喜酒，至于排场多大依各自经济条件而定。也有女方家当天不办酒席，而是等结婚后三朝或十二朝设“回门酒”。

20世纪60年代以后，随着婚礼移风易俗，花轿娶亲逐渐消失，如今都流行轿车迎新娘。

### 搬嫁妆

嫁妆是女方家庭为新娘准备的各类家居用品、金银首饰、钱币红包等，表达了女家家长对新婚夫妇的一种祝福和保障，同时也展示了女方家庭的财富和地位。

搬嫁妆是结婚习俗中的重要环节。有的是花轿、亲船未到，女方家就把贴有红纸或喜字的嫁妆搬到场上，俗称“晾嫁妆”；有的则是把嫁妆放在堂屋间，俗称“藏嫁妆”。时间一到，女家开始送嫁妆，男家娶亲相帮的人负责接嫁妆，搬一件嫁妆，掌包先生就要发一次喜钱或喜糖，而且搬嫁妆一定要朝东南方向。第一件要搬的嫁妆是马桶，桶内放两个红鸡蛋以及糖果、红包等，俗称“子孙桶”；最后一件嫁妆是两只面盆，一只面盆里

面备有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杯子等物品，另一只面盆放有长梗菜饭，由厨师送出来，他频频提出“升高”要求增加喜帽，面盆送到男方接嫁妆的人手里，就意味着花轿、亲船可以启程。

亲船开出女方家，往往会遇到层层阻拦。有小孩子站在踏渡边“牵船头绳”的，有男女青年站在亲船上“踏跳板”的，也有沿河人家在亲船经过之时“拦船头”的，一个个笑着讨要喜钱、喜糖、喜烟，满意后才放行。这些都是凑个热闹，越热闹说明女家人缘越好。亲船回到男方家后，要先搬嫁妆上岸，然后新娘子下轿进门。

### 拜堂

迎娶的花轿、亲船在一路吹打声中到达男方家，相帮的人便开始放铳高升，吹打、奏班鼓乐齐鸣。新娘要等男家阿嫂一声才能出轿，喜娘和陪客(伴娘)陪同新娘先进男方父母老房，再进新房，等到吉时拜堂成亲。

拜堂仪式一般是在迎娶的当天下午或晚上进行。届时新郎新娘牵住同心结并立堂前，随着司仪的口令，先拜天地神灵，再拜列祖列宗，接着是拜父母长辈，最后是新人互相拜拜。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在天地神灵、列祖列宗、父母长辈的见证下，希望夫妻长

长久久、和和美美。

婚礼这天，奏乐声不停。男家一般邀请四名奏乐执事，其中吹唢呐的两名，敲锣和敲钹的各一名。上午祭天地、祭祖宗时吹奏开场曲《四龙音》，中午正席时吹奏《三星图》《大夫冠》，下午拜堂时吹奏《轿前凤》《刘公凤凰》等。

新郎新娘拜堂行礼完毕，新娘便由喜娘或媒人陪同“开金口”，平湖人称“叫应”。先叫公婆，再叫亲戚，依次论辈，受拜的人都要送红包，俗称“见面礼”。随后陪客陪同新娘就座吃喜酒，但新娘一般只做做样子。新郎不同桌，如果是当日里朝(女家人到男方家探望)，则要陪同岳家来的舅佬等亲戚同桌。喜酒到半席时，喜娘道一声“一概欠陪”，便与新娘一起离席到老房等候。

### 花烛夜

过去人们将新婚之夜称为花烛夜，这是因为当夜很多礼俗都与寓意美好的花烛有关。

酒席完毕，早有手脚麻利的男家帮手在堂屋中间双拼八仙桌，点燃民间常说的金通蜡烛，摆上各种菜肴、水果、糖果。新郎新娘面南而坐，口齿伶俐的亲朋好友(无论长辈小辈均可)前来喂花烛、讨口彩。喂花烛人

夹一样菜，就要说一句俏皮话，如“一根粉丝蹦蹦跳，新郎新娘养个好宝宝”“一个枣子滴溜溜，新郎新娘养个儿子做大官”“新娘子吃个蛋，养只猪罗三百三”“新郎官吃块肉，田稻好来三石六”……总之都是一些民间顺口溜。

喂好花烛，就是迎花烛了。司礼先生行“喝礼”，高喊“当中挽了同心结，男红女绿福寿长，将红绸交给新郎，将绿绸递给新娘”，吹打响起，奏班唱戏。一对童男童女手捧铜蜡杆，点燃蜡烛。新郎新娘手挽同心结，在唢呐声中似走非走，绕花烛台顺转七圈，其间有凑热闹者“拦长凳”，问新郎新娘讨要喜糖等，这时喜娘讨几句口彩“长凳拦得长，孝敬公婆有心肠”后，拉开长凳，方才罢休。这个过程不管时间多长，唢呐声都不能停下来，这是吹打最吃力的一环，也是乐手炫技的好机会。

送新郎新娘入新房后，邻舍朋友开始闹新房，主要以讨香烟、讨喜糖以及观看新娘子嫁妆等为主，而喜娘则忙着送糖汤，凡是长辈都得喝。待亲友散去，新郎新娘坐在床口上静守花烛，名为“望花烛”。花烛烧到虎口把时，由喜娘吹灭，把蜡烛头包起来丢到床底下。然后新郎新娘站起床前，由公婆喂长梗菜饭，俗称吃“小夜饭”，一则祝小夫妻长寿，二则提醒小夫妻日后要记苦。